



韓文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
 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世而相
 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
 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
 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玉
 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
 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違違苟余行
 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踞陳辭而薦酒魂髮髯而來享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任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

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黯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白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

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一通。遺清河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哀生之不行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君喜古文，以吾所謂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變寓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祭穆員外文

為崔侍御作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

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烏鳴之朝我繼在子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旣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土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幽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慙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于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徃復其昔不日而毒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
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矣未
暢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類而位仆歷貴部而
西邁邇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由旣不賈而奚售哀
窮退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恒飽饑而愈
疚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
之雙買投义魚之短韻媿韜瑕而舉秀竦新命於衡陽昔
新芻於館候空鑿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
縱博沃煩腸以清酌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

樓之豁達衆管吹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勝窮愁於往陋
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鼓迷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
宿留音念念音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編紵以託心
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書雖掾俸之
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
信於暫踈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低昂尚遲疑於別袖
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撓志於
讒構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雉彼儉人之浮言雖百
車其何詬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
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示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雋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

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驚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

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宰歲
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咄櫛夜息南山同臥
一席守隸防夫舳頂交蹈窟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
逐呼回中作霹靂追程首進颯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
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
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釵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
上一又相譁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歌眠加余以股僕
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遂以我驟蒙去君云是物不駿
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靈獸果信
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借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
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選語故無捨衡陽放酒能咆

音虎嗥音不存令章罰籌燭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
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鈎登大鮎怒頰豕稱
塘角齧盤炙酒羣奴餘喙走官階下首下尻塘刀高下馬
伏塗災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也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肯面遂十
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
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微氓獠音戶歌用
遷禮音浦為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
不堪屢以正免身仲事寒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訕
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屨不撫
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限如蕩銘君之績納石壤中

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
鑒秉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直敬祭于某縣太
君鄭氏尊夫人之靈胄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
全福為婦為母再朝中宮摺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
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乙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故
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
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

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其傳故事詩人墨客爭詞新
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
之悲具僚輿云亡之歎况某等忘言斯久知我俱深青春
之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故太常裴二
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
寡自郊丘故事宗朝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
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
天旨克協神休至乎公卿冠昏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
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

古經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備俛宗親。擔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贈必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爲此州長。今日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粢酒食器皿。滷胡弊不能嚴清。又未十日時。不敢薦具。使

攝潮陽縣尉史虛已以告神其降監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服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旣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音鬻音麗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備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爲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饗若谷，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容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祝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庇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旣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衍衍，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叩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饗之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後。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及中既竟。之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林犧尊，青黃乃木之。火子
之中棄。天脫車籍，玉佩瓊瑤。天放厥辭，富貴無祿。磨滅祀子，自是棄。
韓文卷之二十一終。表愈悻。若善爲斯。血指汗顏。巧匠旁。



原件短缺

P1

袁州祭神文三首

維年月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為法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
以久不雨而日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苦于其躬身無令鮮實入
祭亦滋思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山之神曰神之靈依於惟人
人之所事以惟神之靈既大早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爲命神名將無以爲澤德
不敢不以告若守者器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崇恩宥以時賜而
後獲承答不忘神之靈亦有歎有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
有澤之百姓無所去而神恒之則亦有器而神釋之數不有若也為鄉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止友柳子厚之靈嗟
嗟子厚而至此耶自右莫不呼我又有嗟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而向利害竟不知何極者其夢時有樂有悲

韓愈

缺祭柳子厚文
一葉

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
之視人自以無前一片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
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
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
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
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守國子祭
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
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為

災以殞其命。舟次祠下。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朝即表。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童綬。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此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伏。以祠宇毀頽。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韋。不稱靈明。外無四垣。堂陛頽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脩而作之。舊碑斷折。其半什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脩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享萬世。不怠。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脩。樹舊碑仍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之風。一舉於鄉。遂收厥功。屢佐大侯。以調兵戎。詔曰。予虞汝爲郎中。乃令洛陽。歲且四終。惟刑之慎。掌正隸。僮命守高平。命副儒宮。朱衣銀魚。象服以崇。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亦云達通。踰七望。八年孰非。翁在君無憾。我意不克。君之昆弟。三以辭雄。刺史郎中。四繼三同。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實自童蒙。既愛既勸。在麻之蓬。自視雛鷺。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分宰河洛。媿立竝躬。俱官於學。以織臨洪。惠許不酬。報德以空。死生

莫接孰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侂致祭于
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
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于
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鈞我遊莫
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
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
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
爲子之方塋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
饗

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
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
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旣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再將
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
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
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勅以
化正其下聞黯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
身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爽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
饗

曲江祭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准古法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時降其雨以惠茲人急急如律令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出尹寺適彼歐閩餽音危躓音危而不得乃得其地于泉于度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蠱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

兼邦憲以副經紀城彼大州厥勳勳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師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鳴惟蔡及許舊為血仇命公并侯排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鄣音戎厥墟腥臊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漸音惟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音律萃音切中居斬其脊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甲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垂莫損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辭側更奠以叙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歛其遺服櫛珥盤音悅于篋月日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士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憮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然而悔曰是豈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丁寧兮

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安
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中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維年月日守國子祭酒賈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選于吏部亟以科進歷臨大邑惟政有聲遂承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僚慕子婦諸孫盈于室堂公姑悅喜儿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昏姻之好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之尚饗

祭十二元文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
二兄故號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惟
兄與我後死孤存柰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
親飲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束制生死虧恩歸女教男反
骨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愆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于
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
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九在死而生實維嫂恩
未盡初新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
念饑而歿疾疹音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

方及紀荐及凶屯兄懼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關百
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
爲夷蠻水浮陸走舟旒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
葬遭時艱難白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敬蘋蘩以
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
京師年在成人屢貢于王名廼有聞念茲頓頌非訓曷因
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
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廼睹靈車有志弗及
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
養于嫂喪服必以替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
有時歸合坐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8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尢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

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取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邪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

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
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
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
之純明直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
脚病徃徃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
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
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
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
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
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
盡哀歿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和不
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
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何極自今已往吾其
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嗚
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
哉尚饗

祭周氏姪女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周氏二十
娘子之靈嫁而有子女子之慶纏疾中年又命不永今當
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
汝曾知乎我念曷闕尚饗

祭滂文

維年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二十三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彊記好文又
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冠而夭吾與盧
氏痛傷可言思母之恩連呼以絕執兄之手勉以無悲情
一何長命一何短權塋遠地孤魂無依瀝酒告情哀何有
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妾盧氏遣和以庶羞之奠
祭于李氏二十九娘子之靈曰汝之警敏和靜人莫及之姿
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

熙文暴以天神何所疵。生殺減益竟誰主。尸我哀汝母孰
慰窮發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
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
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
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
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
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屢辟侯府。并佐梁師。前人是似。素
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
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惟

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孽。闔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駘。
露刀成林。弓矢穰穰。千萬為徒。譟謹為狂。君獨叱之。上不
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慙屈變色。君義不辱。
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
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壘。與魂東歸。
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孥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姪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
第四小娘子孥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
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頰。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
既南行。家以隨。遣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

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饑死于窮山實
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塗路
隅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
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及臨哭汝汝印汝面在吾眼
傍汝心汝意死死可忘逢歲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
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饗

韓文卷之二十三終

韓文卷之二十四

碑誌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
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
十九客死于京師既歛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于
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韓愈書石以
誌之辭曰

已辱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
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辱元賓才高
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辱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
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
亂隱居而終君旣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
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詠諧縱譎卓詭不羈又善
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自
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旣至表授右衛胄曹參
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旣去職遂家于汝州
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
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
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滄溝

斬芟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
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
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
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旣甚也日再往問焉
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
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
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于其所止其來如歸苟
親矣雖不肯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
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
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
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大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大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第侍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

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跪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表州宜春尉父曰姤丑畧豪州定遠丞妻曰大原王氏先生先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韋韞爲博士延爲大尉大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與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徵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
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
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
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
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
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
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
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
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浚浚嬉游未有捨所為為
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部大夫之取人也
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

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
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
違德君沒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
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
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文事業汝其往請銘
焉立于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
可一一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
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為相其
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

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
以示于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
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建成鄜
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
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
夫人之先出于周以鄭爲氏因初侯曾祖諱隨祖諱玠厥
考諱絳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
德嚴顯且裕宜壽而富今何謬永貞冬至前四日寓殯墳
此非其丘

清邊郡王揚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
考文誨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
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
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于其父曰大人守官宜
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于戎帥遂率諸
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關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
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
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
納戎帥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
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
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

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
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
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
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
千戶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
城守必完臨危躡難歎歎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
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
田公其母隔于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
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
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
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

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殞有男四
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其官之孫某官之女
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
知異焉君子于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行
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躋旣明且慎
終老無墮魯陵之岡蔡河在側丞丞孝子思顯勳績斷石
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
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

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
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
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
河南少尹輿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頽黯之女男三人璟質
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克郎上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
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
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
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乎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
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
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

善教館娶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于都
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人家惟公之系德隆
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色愉愉翼翼無外無私
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
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遠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
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
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于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

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
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
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
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
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譽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
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
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
免去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稟
部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
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卅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
娶初娶琅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五女男生輒

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各遺言曰以公儀之子已
已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第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
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口葬于京兆府
萬年縣少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宦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
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
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
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
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

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臯女臯爲給事中臯父宰相擢
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禎禎
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
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
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
從儀灋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
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
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
而卒以天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于好辭以永於聞

韓文卷之二十四終

